

常溫

顫抖，肉體和情感的交集，因吐息的不安定、視線的失焦與聲帶溢出的共振而無所遁形；如同展示連皮膚都剝下的赤身裸體，劇痛且鮮血淋漓。

我曾感受過數種顫抖，自想吻我與想親手使我窒息的人類；自仰頭索取腥臭乾糧和俯頸施予珍貴寵幸的貓；自之於手掌仍顯得嬌小柔軟的溫暖鳥兒。

最先使我認知到顫抖的是母親，當她充血到綻放日日春的雙頰鋪上淚的軌道，轟隆作響的我的血液拉響火車汽笛，鐵軌歪斜，水珠晃動時扭轉了光。

那剎那彷彿是哥白尼的驚醒，地球並非宇宙的中心——何以形容？同我們在意識到空氣前仍會呼吸，但它的存在於納入認知的瞬間才得以獲席。

顫抖自此成為了明確的個體，無形卻仍嵌入我的骨肉，與奔騰的血球一同以固定頻率貫穿肉身：那是奇異的異物感，像是戴上隱形眼鏡，以乾燥的眼球表面為代價迫使世界清晰。

我開始感受到顫抖，觸覺、聽覺、每一次掃過周遭的視野……顫抖既是五感，也是在五感外共存而同等的另一感官。

前期，它仍侷限於與我同種族的他者。尚未回暖的春天，僅僅接觸到視線就會溺斃於我的虹膜的孩子，將他不穩的指腹貼上我的掌心——脈搏在雙方的骨節互相收緊後震耳欲聾，順著手紋滑動的灼燙撓搔胸腔。

他渾身的震動被扣合的肢梢攤在聚光燈下展示，或許是因快樂、或許僅是為緩解尷尬的笑意變成泡泡冒上喉嚨。

舒適地焚燒——這矛盾的描述已算是最能精準表現的語句，我感受到炭化的他的觸感與自己體內臟器浮出的水泡。我們愉悅地享受被彼此點燃的過程。

那孩子眼角的笑紋、亦或是他嘴旁的酒窩於現今皆已斑駁，顫抖卻仍鑲在我的心臟某處，毋須照料也永遠積不上灰塵。

那是由愛意作為主體的顫抖，摻了些不安和小翼翼、努力隱藏的欣喜與真摯。光是如此，它嘗起來便與我自母親那認識的截然不同。

父親的老家在幾年前跑來了一隻野貓，會趁被綁起來的看門狗睡著時偷吃碗內的飼料，親戚索性就把家裡的貓糧帶來放養牠了，稱其為「阿又」。

我直到現在還是不知道準確的字形是什麼，又或許他們只是會「啊呦」「啊呦」地跟流浪動物對話。我也不怎麼用這個名字喊牠，阿又與我只有一次比較正式的互動，也正是那時，他把顫抖叼進我的手心。

那次春節很冷，宜蘭的天空整日哭得泣不成聲，阿又在父親走到門廊燒紙錢時繞著家裡人兜圈叫不停，阿嬤問牠哪會攏呷袂飽。

我不大想碰金紙，所以只是站在遠處看著。阿又轉著轉著來到了我的腳邊，我傾身、伸出右手食指，呼吸的濕氣纏了上來。即使是在髮根也被浸透的

雨中，溫度的迥異也能使其突出。

我增加身體前傾的角度，試探性地將雙手覆上牠的頸部，顫抖爬進我的表皮血管——那是分不出情緒，但絕對寒冷徹骨的顫抖，足以使套著絨大衣的我凍傷。

阿又發出呼嚕聲，淺翡翠的瞳往上融進我的，像雪花落在常溫的物體表面化為水那般。毫無依據地，我知道牠在哭。

「牠身上有跳蚤，不要摸，會傳給家裡的貓。」

父親的聲音自前廊傳來，我把那視同連綿不絕的雨與雷聲，僅是噪雜的背景音，不具意義。

阿又不吵了，只是每隔幾分鐘朝我靠近幾公分，蜷成一小團的身體安靜到像要消失，棕色虎紋這時成了迷彩服。彷彿被發現牠要貼近，我就會起身離開；彷彿我會與其他人類相同，在牠試圖磨蹭時抬起小腿閃避。

我每次將雙手稍微抽離，阿又就會立即站起來嚎叫，而當逐漸失去溫度的人手放回自己背上，牠又消失了，凝結於已經無法供給溫暖的接觸。

空間僅有顫慄殘存，傳遞著神經被凍到壞死的寒冷，我與阿又是在雨中沒有意義的水窪，分享死寂，嘗試著不要被孤獨嚥下消化。

家裡的貓被撫摸時的顫抖是和了暖氣機和陽光的雞尾酒，而阿又的深淵裡只有宜蘭的冬雨。像牠尾巴的顏色，是被雲層遮蓋的閃電，刺痛骨髓而灰濛濛一片，無人有意看見。

阿又聽得到我自己沒有意識的啜泣，因為父母喊我進屋吃年夜飯時，那便轉移到牠身上了。

我被要求把碰到流浪貓的衣服全拿去洗，阿又的抽噎被雨水沖刷乾淨。我無法告知家中的長輩們，死魚味的餅乾無法令空了好幾年的心臟飽足，阿又不是吃不飽，牠只是冷而已。

我大概是畏縮了，沒再出門傾聽過那顫抖中的凍寒。

從小學就陪著我的寵物鳥的顫抖是最晚被釘進腦皺褶的，金屬籠的攜帶太過繁複，家人出遠門時牠們僅會獲得三倍的水和飼料。

家庭成員中，牠們只不會咬我，這使我模糊地驕傲著，認為這是自己與鳥兒的羈絆；認為這是我重視寵物遠勝於家中他人的鐵證，緊攢著這微渺的優越感沾沾自喜。

學測準備期的讀書間隔，我久違將牠們自籠裡捧出，卻意識到自己無法分辨那震顫意味著何種情緒。十幾年的陪伴，我想或許只剩牠們記得——記得不需要頻繁就醫的我的模樣，期望因此獲得慰藉，但我想起牠們的發抖可能是純然的懼怕。

數年前那些母親對我的吼叫後便是我對牠們的吼叫；母親對我的體罰後便是我對牠們咬傷人的處置。我從未如此清晰地從顫抖感受到自身的情緒，以致牠們微眯的黑色眼珠究竟代表信任還是恐慌，我已經無法識別。

我不清楚，這伴隨的恍惚便是罪惡感嗎？

再多的撫摸與遊戲都無法擦除我軀幹的污漬，我是永恆的加害者，遷怒疼痛於一捏就會碎裂的脆弱生命體；遷怒怨憤於被我關在鐵籠中、僅能依靠我生存的嬌小鳥兒。

牠們的顫抖讓我看見我在母親濕潤眼眶中反射的自己；讓我看見那有意無意攀滿全家的疏離，我無法得知現在的彌補是否等同反覆傷害；無法得知在牠們耳中娃娃音的呼喚會不會與怒斥一般扎耳。

那顫抖，那沒過我顫頂的高頻中是我翻騰的恐懼，我無聲地躺在木地板上凝視打盹的牠們、加上尾羽也不到我身高五分之一的牠們，在最該害怕我的存在旁感到害怕。

羽屑和堅果殼的埃塵在氣流中共舞後落地，顫抖的渦旋把鸚鵡七彩的羽毛、把在絨布跳台上注視我與在水泥地上注視我的貓、把酒窩開了玫瑰的孩子與母親捲成一體，也把我向下拖去。

那是顫抖，以常溫而無色之姿焚毀、凍僵、窒息我的存在。

那是表示罪狀的紋身；是花朵帶著芬芳的根；是鏡中時而美麗時而扭曲的自我倒影；是僅可透過溫度判斷為眼淚還是雨露的水流。

那是我認不出的陌生的歡欣與疼痛，是經歷苔黴鏽仍會始終如一的感受——而我稱其為顫抖，那便是顫抖。

那便是顫抖。